



那些被撑大的……

□刘世芬

前不久，我穿着一双新鞋子出差，结果右脚被磨出一个大泡，奇疼难耐。回家后拿到修鞋店，修鞋师傅端详一番，说，没别的办法，只能撑撑。

我疑惑地看着他，真不知还有撑鞋这个行业。只见他进到内间，不一会儿出来了，手中拿着一只木质的鞋子形状的工具，这个工具后面用一根撑木悬空，前方是结实的实木。师傅有点费力地把它塞进我的鞋，然后漫不经心地扔到一边，告诉我：半个月过来拿吧。

半个月后，“撑”后的鞋子果然增大了面积，舒适了许多。这让我浮想联翩：人的心胸，何尝不是这样被一点点“撑”大的？

那些天，我一直在读《雨果传》。之前，我笃定地以为雨果的人生别提多“开挂”，顺风顺水，无所不能，享尽人间的鲜花掌声。然而，读他的传记后，我惊讶得目瞪口呆：他的戏剧《欧那尼》上演前，朋友圣佩韦因嫉妒他的成功，并觊觎雨果妻子阿黛尔的美貌，已经连续一年多给阿黛尔递纸条、抛媚眼，甚至当着雨果的面“进攻”。《欧那尼》排练期间，正是情敌圣佩韦向阿黛尔献殷勤最为频繁的时刻。

那时，雨果的文学事业正处于上升期。他目睹了巴黎文学界的不堪以及某些人为了成名而不择手段的齷齪。面对情敌的进攻，雨果仍一心扑在排练上，他给朋友写信说到重压之下的处境：“我身负重债，劳累过度，被压垮了，喘不过气来。法兰西剧院、《欧那尼》、排演、幕后的竞争、男女演员的钩心斗角、报纸和警察的阴谋诡计，还有我那些总是一团乱麻的私事：我父亲尚未清理的遗产，继母在和我们争夺……因此，在一份巨大财产的残砖碎瓦中，根本没有或者保有很少的东西可以继承，如果不是官司和忧伤的话……瞧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”

而在《欧那尼》之前，雨果的另一部剧《阿密·罗布萨尔》一败涂地。他们夫妇吸取教训，竟也“学会了玩弄伎俩”。为了获得《欧那尼》的演出成功，他们充分利用已有的

名声权威，召集了能联系到的社会名流，留了最好的位置；所有亲戚以及年轻的追随者也全部到位，雨果夫妇绞尽脑汁地给他们分配戏票座位，尽一切所能，让“正面”喝斥压倒那些“捣乱”的“倒彩”……朋友们都盛赞雨果“在所有才能中，特别具有化不幸为广告的本事”。

雨果，这位伟大的作家，享受成功的过程中，竟也坎坷不平，充满辛酸苦涩。世人看到的名流人物，永远只是其光鲜的外表。

人间不易。日本作家太宰治有一句对人性的反省的名言：“生而为人，我很抱歉。”他在《人间失格》这部自传体小说中，将人性的丑陋自揭伤疤，毫不留情。电影《人间失格》的最后，男主角叶藏抱着他的奶妈一遍遍低呼：“真冷！真冷！”

近读麦家作品《人生海海》。面对记者，麦家心情复杂：他生长的那个小山村两千多人，终于出了一个耀眼的人物，村民但凡芝麻绿豆大的事儿，都要到杭州去找他托关系，比如超生罚款（彼时二胎未放开），比如轻微车祸——不管，就是忘恩负义……这让他感到，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几千年，无论哪里的人生，哪里的人间，无论人种、肤色、热带寒带、白人黑人，都充满了竞争、嫉妒、算计和交易。但他又说：“人生像大海一样变幻不定、起落浮沉，但总还是要好好地活下去。”沉淀八年写出《人生海海》，麦家再深掘一层：“既然每个人都跑不掉逃不开，那不如去爱上生活。”

看似麦家的自我安慰，其实在安慰众生。当宇宙的重组来临之前，人类又不得不蚁行于世，我想起罗曼·罗兰的话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，依然热爱生活。”这与麦家的认识异曲同工。

成年人的心有几个是没有被撞击的？只是那些内心被撑大的人，懂得给内心一个向上的支点，来对抗向下的沉沦；由此，推动着世界向前掘进，哪怕仅仅一微米。

大家V微语

小的

□孙香我

●这回逛陶瓷展，我淘了不少的小花瓶回来，各色各样，很是好玩。说是小花瓶，是真的小，都是二三寸高的，可以托于掌上欣赏把玩的。我颇喜欢各种小玩意儿，小石头、小木头、小葫芦，都喜欢淘回来玩。

●有一本书很著名，叫《小的是美好的》，是外国人写的一部经济学著作，我没看过，也看不懂，但这一个书名，就足以让我喜欢。

●各种玩意儿，小的也总比大的更好玩。比如瓷器，大的既占地方，又只能摆在那里远远地看看，小的则既可置于案头架上欣赏，一时高兴也可拿在手上玩玩，人与玩意儿之间就更有亲切感了。我家的小石头小木头小葫芦，我都是时常会拿起来把玩抚弄一番的，像每天看电视的时候，两只手闲着也是闲着，弄个小玩意儿在手上玩玩，既觉愉悦，又能活动手指，不玩白不玩。



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这么一个思路：期待圣贤。

圣人是什么意思呢？首推孔子，他能够给人民教化，叫做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”，让大家知道人应该怎样、不应该怎样，这样才能安居乐业。

孔子是最重视文化的，重视文学艺术，尤其是重视诗。他是《诗经》的责任编辑，而且他认为要从《诗经》看出世道人心，要培养人的精神上的格局。加上《孟子》，总体来说就是“怨而不怒、哀而不伤、乐而不淫”，或者是“思无邪”。

诗的作用一个是“不读诗，无以言”，另一种是要通过读诗“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，他们把文学的责任讲得很清楚。历史文学也是他编辑，包括孔子删改编辑《春秋》，其实那个时候文学和历史是不分的。您看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可以算历史记忆，但非常文

文史杂谈

文以载道

□王蒙

学，很多篇章都充满小说性，《鸿门宴》《霸王别姬》是写得好的小说。而且这种文化追求、文学追求，正是权力的依据，我们所称颂的是“内圣外王”，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，他是一个圣人，“外王”就是他对社会所做的事情，取得了起码是带动、影响、发展的作用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喜欢讲人格，“格”和“境界”，不管是诗词也好，文章也好，戏曲也好。中国还有一个说法，叫“不关风化体，纵

好也枉然”，风化也是对人的作用，就是有利于树立好的社会风气，有利于树立或者推动人民的教化、老百姓的教化，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经济、生态方方面面的文明。

中国一直有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。当然，我认为文学人、写作者，有些个人的一己的考虑，这也不足为奇。我开始写作的时候，看到富尔曼诺夫写《夏伯阳》的故事，他以日记的形式，说“成名的思想已经让我昏了头了，我现在激动地感到写出来以后非成名不可，我简直受不了了”，这样的个人化的想法也无可厚非。你有成名的思想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但这跟作品对社会的作用、对道德的启示、对风化的启示，与作家真正的内心世界，是没办法比的。

这是一种作家人格，所谓责任心，是对中国文化的责任，对有利于社会、有利于风化、有利于发展的责任。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肉熟了没

□张亚凌

儿时过年，铁锅里正煮着的大肉，对幼小的我而言，是无法抵抗的诱惑。

那是除夕夜，在父母住的那间大房子里，连炕的泥炉子上放一口铁锅。大半锅水，二三斤肉，肉在锅里煮着。已经忙完了所有活的母亲，盘腿坐在热炕上，又开始手不闲地做起零碎活——任何时候，她总能找到活干。喜欢说古道今的父亲给俩哥哥摆起龙门阵。他能从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说到乾隆年间的文字狱，从项羽乌江自刎说到岳飞风波亭遇害，从花木兰说到梁红玉……父亲说得兴致盎然，俩哥哥听得很专注，还不时地发问。我呢，就趴在炕沿儿上，死死地盯着铁锅，眼巴巴地盯着，压根儿就没听进父亲讲的故事。

热蒸汽出来了，不久，响起“咕咚，咕咚”的声音，肉在锅里翻跟头呢。那声音，比任何

语言都有魅力，比任何歌都好听！我就盯着那锅，似乎一刻没盯住就会有人端走。肉香味儿跟着飘出来了，已经往鼻子里钻了，我还是贪婪地皱起鼻子使劲吸。想想吧，美美地吸一大口，而后张开嘴巴，很陶醉地“啊——”，反反复复，宛如大口大口吃肉。

好像煮了老半天了，明明已经熟了，绝对已经很熟很熟了，但母亲就是不揭锅盖儿。隔一阵子，我就问母亲“肉熟了没”，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的：快了快了。问得紧了，母亲就说肉烂自香，得慢慢煮。肉香味儿越来越浓，我感觉到浓得快要爆炸了。以至于有一次我喊出了自己的担心：肉香得要炸了。母亲拖长声音说：炸不了，放一百个心。就是炸成肉花花，也能吃。

肉啊，离我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。

每年，我从摩拳擦掌到挽起袖子准备啃肉骨头（奶奶说粘在骨头上的肉最香），再到耷拉下脑袋继续傻等。浓浓的倦意袭来，我忍不住打起呵欠，就是等不到肉熟。俩哥哥都回他们的房间睡了，我依然硬撑着陪肉熬夜，直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后来我问母亲：那时候的肉咋那样难煮，一夜都煮不熟？她笑了，说：一出锅，不得被你们吃完了，咋招待客人？

年年除夕，吃不到肉，啃不到骨头，可并不影响我热切地等肉熟。因为我知道呀，我家煮了那么多的肉，迟早会装进碗碟，迟早我能吃上。不过，我一直没有问过俩哥哥，是不是在他们眼里，父亲的龙门阵比肉香得多？不然，他们为什么不专心地听父亲讲故事，还不时地提问——却从没问过“肉熟了没”。